

大连文化局 北京电影学院

忆
田
风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94 北京

(京)新登字 076 号

《忆田风》纪念文集编委会

主 任 陈荒煤

副主任 刘国典 冯 韧 雷 加

委 员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汪惟	王伟国	田成仁	傅忠海	丛国滋
刘相如	李振远	李前安	李前宽	汪岁寒
杜 宣	郭宝昌	郑洞天	赵郁秀	梁 栋
段吉顺	凌子风	黄 中	黄蜀芹	黎 军
董志华	谢 添	谢铁骊	司徒兆敦	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忆田风/北京电影学院,大连市文化局编。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4

ISBN 7-106-01012-X

I. 忆… II. ①北… ②大… III. 田风—纪念文集 IV. K

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4874 号

目 录

序	陈荒煤 (1)
---------	-----------

我的自传	田 风 (1)
田风略传	汪 惟 (12)

一 日本留学时期

悼念田风先生	北冈文雄 (20)
我和田风	雷 加 (24)
“中国留日剧人协会”和田风	韦 布 (32)
战斗年华见真情	
——忆田风同志在日本东京	颜一烟 (36)
我和田风在日本东京的关系	王式廓 (40)
忆田风同志	吴 咸 (44)

二 晋察冀火线剧社时期

烈火见真金

——忆田风在晋察冀火线剧社	黄 中 (48)
魂系燕赵大地	
——忆火线剧社导演田风同志	周 克 (54)

三 丹东《白山》杂志和白山艺术学校时期

虽短暂，却永久	刘相如 (5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追思与怀念	田成仁 (64)
忆田风同志	王金山 石 岩 (71)
亭亭山上松	

——怀念田风师长	赵郁秀 (75)
牢记田风老师的教诲	王 为 (88)
缅怀田风老师	梁 栋 (97)
相聚的印象	杨明全 (104)
不能忘却的良师益友	

——怀念田风同志	大 波 (110)
怀念慈父般的老领导——田风同志	于 萍 (113)
忆田风同志	鲁 琪 (116)
难忘的深情	

——忆田风同志	麻 光 (12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四 旅大时期

永怀田风同志	傅忠海 (125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大连解放初期革命文艺活动中的田风同志

.....	刘银花 王守昱 (128)
忆田风同志	方 冰 (141)
忆田风同志	黎 军 (146)
在田风老师身边的几年	钟 吼 (152)
艺术的良师、生活的益友	

——追忆田风艺术教诲二三事	张 毅 (162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良师益友

——怀念田风同志	王同禹 (167)
怀念田风同志	官本毅 (174)
田风在我心中	汪 惟 (179)
忆田风团长	梅玉琢 (189)
田风同志为教师排戏	江 汗 (192)

怀念敬佩的老师——田风 … 康桂秋 刘 岩 王会安 (197)
使大连杂技走进艺术殿堂的奠基人——田风

…………… 王健民 秦惠珠 (204)
怀念我崇敬的导师——田风 …………… 秦惠珠 (211)
忆田风 …………… 李心斌 (216)
田风精神不死 …………… 邵默夏 张 琳 (224)
无私的奉献 …………… 张永庆 (229)
旅大人民召唤田风 …………… 吴 滨 (234)

五 北京电影学院时期

怀念田风教授 ……………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(238)
痛悼我的恩师——田风 …………… 郭宝昌 (242)
教我学艺做人的恩师 …………… 司徒兆敦 (257)
雕琢人才的大师

——忆田风老师 …………… 王心语 (262)
忆田风老师 …………… 黄蜀芹 (267)
导演从这里起步 …………… 段吉顺 (271)
严师和慈父

——怀念敬爱的田风老师 …………… 卢 萍 (279)
艺海泛舟

——回忆我的恩师 …………… 李 新 (283)
田风教授与导演艺术教学 …………… 王安达 (303)
音容笑貌今犹在

——记恩师田风 …………… 吴天忍 (319)
心血流向学生心田

——纪念田风教授 …………… 刘仲明 (325)
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…………… 白 唐 (330)
体味人生，圈点论定 …………… 琪琴高娃 李 伟 (334)
心血滴尽

——忆田风老师	于 杰 (337)
悼田风老师	赵家杰 (342)
深深的怀念	许 雷 (345)
悼老田	汪岁寒 (347)
怀念恩师田风	李前宽 肖桂云 (355)

六 亲属的怀念

永恒的怀念	于 华 (367)
怀念我们的父亲	田 兰 冬 冬 冬 梅 (393)
怀念我的弟弟——田风	田秀文 (401)
往事点滴	上官彦 (403)
忆舅舅	赵英明 (405)
做人的榜样	于从新 (411)

七 深切的哀悼

对田风同志的复查结论	(415)
田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大会悼词	(417)
田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通告	(420)
留取丹心照汗青	丛国滋 (421)
在骨灰安放仪式上为田风同志送花圈者名单	(427)

后记	编者 (449)
----------	----------

我的自传

田 风

我原籍是河北省交河县泊头镇下店街，祖父是做点心的手艺人。父亲七八岁上祖父去世，家中就依靠父亲同伯父在书店印书为生，但也维持不了。父亲十四五岁时由乡亲介绍下关东在江省长顺镖局学艺，后入镖行保镖，后来当镖行吃不开时就改行入伍。父亲在保镖时就同东北的军阀如吴俊生、裴春生、万福麟这些人认识。所以入伍后一步步的就上去了，后来他一直当了陆军少将。他是个十足的旧军人，从小并没有念过一天书，学了一套武艺。他的性格粗暴，但为人朴实、诚恳，颇有行侠仗义之风。他在三十岁才结婚，母亲是个农家的女儿，结婚后就同父亲到关外。那时父亲当连长，驻防在辽宁省的北部兴城县，1912年我出生在兴城县，那时家里生活并不太好，不久家又搬到了洮南县。

洮南这个地方当时人烟很少，居民大多数是蒙古人，有些汉人也都是做买卖的商人。当我记事时，全城的居民也不过有百十多家，家里那时还不十分好过，当地的土地都是荒野，父亲在白城子七十户占了些荒地。父亲那时在廿九师吴俊生那里当营长，后来同他的关系弄不好，于是辞职去天津做事，这时我已经六岁了。

我们姊妹四个，姊姊比我大四岁，哥哥比我大三岁，我还有一个妹妹。母亲同我们就在洮南过活，母亲经营一切，雇了很多的长工，拴了两辆大车，在舅父的帮助之下就种起地来。那

时每年有百十多石粮的收成，母亲把每年的积蓄都买了土地，她又很节俭，不过几年我们就成了有名的粮户，一直到今天我家里的土地究竟有多少我都弄不清楚。我只知道沈阳有一处住宅，有十几间房子，洮南城里有十几间房子和四五亩园子，再有就是在洮安县有三四百垧地，详细的数字我也说不清，那时我家里的生活是十足的庄稼户的生活。

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很差的，父母都是没有念过书的人，只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。所以我们很小就都上了私塾，我从五岁一直念到十三岁，念了一部四书，八本共和国文还有一些杂字等。家庭里的教育只是受到母亲的一些影响。母亲是个不识字的人，非常的迷信。我记得我九岁、十岁上家里全家吃素，一直吃到十三四岁才开荤，母亲信“归一道”。每天烧香念佛，我们也都成了善男信女了。因为父亲是个在清礼的，所以我七八岁时也在了清礼，每到公所有斋日时我是没有不去的。当我到初中时就吸起烟来，谁管它在礼不在礼呢？因为我们是河北省的人，在这里很少有亲戚，父亲不在也很少朋友，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不允许同人家接近，所以我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地区、家庭里度过的。

父亲在天津干了几年的奉军驻津办事处的处长，从来就没回过家，家里只有母亲同我们一起生活。后来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后，父亲也就下来了，把家搬到了沈阳，这时我才开始入高小一年级，没到毕业我就考入辽宁省立第二初级中学，一直读到毕业。

这时期的家庭有了很大变化。在生活上，我们是由一个庄稼户的生活变成了都市生活，家庭的经济状况，除掉每年可以收入的地租之外，父亲在天津还有一些存款，家里的生活是比较阔气的。父亲当时是不打算做事了，想纳福在家，后来他的朋友把他叫出，到沈阳被服厂做事，不久又到第四旅当副官长，遇到郭松龄反奉又到米春麟那里做事，米那时是奉军兵站总监，

他在那里当陆路股长。后来因为他同万福麟的关系，调他到第八军当兵站处处长，这个时期他一直是上升的，所以家庭的状况也自然上升了，哥哥在这期间也做了事，这时期我正在初中读书。

我没上小学时就很喜欢画画，后来我认了一位老师，姓关叫关子衡，是一个画国画的。他以画画为生，我同他一直学到我初中毕业。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孤傲，生活很困难，他有一种文人隐士之风，置一切于度外，一生埋头于绘画。我受他的影响很大，一直到后来我在日本时，我同他的关系还是不断的。

我在初中读书时期，只能说是思想上萌芽的时期。当时的时代正当大革命时期，东北虽然在全国比起来是最落后的地区，但也不能例外，革命的浪潮早已波及到那里，学校的教员也有些进步分子，书店里也有些新鲜书籍。这时我开始读到一些文艺作品，我记得我最初读的是蒋光赤的《鸭绿江上》，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新文艺作品，后来读了很多。同时，东北这时期的国耻纪念很多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各地屡次制造一些侵略暴行，如尖岛设领、万宝山惨案以至济南惨案等。这些对我的民族意识产生了很有力的启发。我初中二年级时，东三省才将五色旗换掉，那时我对中国的革命才刚刚知道。总之，初中这个阶段是我从封建愚昧的教育和环境下脱离出来，在思想上开始有一些国家民族的意识，对封建的制度、旧社会的传统抱着不满，新的进步的思想不断增长的启蒙阶段。

但是我和当时一般的学生不同，人家都是努力学习功课，可我唯一的想法同爱好只是画画。人家都是作什么升官发财的打算，我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淡得很。我一向对东北那些军阀抱着恶感，我在思想上有一种消极的想法，只想画画。这种画画至上的想法在我的思想里不断起伏。

初中毕业后没有考取高中，补习了一年后，就到北平考入了志成高中。在我去北平之前二年，我的家已去黑龙江，父亲

已经不在粮秣厂做事，到望奎县任征收局长，我的家庭这时在经济等各方面已经达到顶点，以后就只是下降了，我在初中时就开始住校，到北平后完全是个人生活。我在志成高中的第二年发生了国家最大的灾难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给我很大的刺激，使我的民族仇恨更加深了，在政治上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对国民党的腐败、蒋介石的专制误国，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当时在爱国热情下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，做各种宣传工作，后来加入了东北同乡会。当时我的目的是可以自由的进行爱国活动，当时我曾同他们到过一次绥远作长途的宣传，画了许多宣传画，做了些街头宣传。在这期间接触了一些人，受到一些影响，特别是在思想、学识上，他们大多是清华、北大、燕大各大学的学生，当时那个队里只有两个中学生，人家实在是比我们强得多，自己在当时觉得太不行了。他们曾给我介绍过一些文艺书籍，后来在我苦闷的时候，这些书就成了我唯一的同伴，它在我的思想上解决了许多的问题。我那时读过许多很好的书，如《一周间》、《毁灭》、《屠场》、《石炭王》、《煤油》、《母亲》、《夜店》、《士敏土》等，还有一些国内鲁迅的文艺作品同一些文艺理论的书籍。这一些书使我在阶级认识上、阶级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使我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发生很大的兴趣，从此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关心，对当时北平左翼的活动很敬仰。那时曾有同学同我谈过参加组织问题，我当时没有勇气，认识太差。我那时的想法是为人类解放是伟大的，牺牲是光荣的，但是我有什么能力可以解放人类，改造世界呢？以至我后来决心画画，都是因当时我以为这是我唯一的革命工具。我才下了决心。

高中快毕业的那一学期也是我思想上最苦闷的时期，自己对自身的前途想的最多，后来决心画画了。在高中未毕业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。在美术学校埋头干了一个时期，那时的学校能学到什么呢？自以为画的很好，特别是在一次展览会后得

到了一些人的好评，对学校、对环境更为不满，自以为再学下去只是浪费时间。后来决心离开学校离开北平。那时自己对技巧上的要求是高于一切的，想去杭州美专，家里不同意。恰好这期间伪满限制东北的学生进关求学，对在北平上学的学生家庭，用种种方法为难，同时大批的学生就去日本上学，当时我知道我有个小学同学也去了东京，我就写了封信给他，我很想了解一下东京的情形，他的回信鼓起了我去日本的决心。他说日本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，学校的设备好。为了学到东西，我什么也都不顾忌了，我很快的回到家里，由于当时去日本念书所用的钱并不多，于是得到家里的允许，在1934年的9月9号我一个人就到了东京。

我初到日本东京时，为了补习日文入了东京神保町的东亚日语补习学校，这个学校是日华学会专为留学生补习日文设立的，有很久的历史，到日本学习的人大多入过这个学校，据说我在时人数是最多，有四五百人。这个学校并没有什么制度，交了学费就可以上课。为了准备考东京美术学校，同时我又入了川端画学校，这个学校是专为考美术学校或者是一些对美术爱好的人自修设立的，学校的设备很简单，有一个先生每礼拜来看两次，也并不指导什么，学生是不少，最多时有二百多人。我在这里学了半年，1935年的二月考东京国立美术学校未被录取，于是又在川端美校补习了一年，第二次考试（也就是1936年的春天）我和王式廓同志一同被录取了。

我先后在日本东京住了四年半，在这个期间，我接近许多的中国留学生，我虽是以伪满的名意留学，但是我很少接近东北的留学生。那时我是很进步的，所以我参加了许多的进步留学生组织和活动。我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组织的“艺术座谈会”，“戏剧座谈会”，“美术座谈会”，“文化座谈会”。后来戏剧团体成立了“剧协”我也参加，中国留学生成立“学联”时我也参加。总之，在“七七”事变以前留日进步学生的一些文化活动，

我大部份都参加过。那时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进步的要求，同时为了可以学习一些东西，接触更多的人，所以我很自愿的参加各种活动。

东京中华青年会是留日学生集会的地点，我最初到东京时在那里吃饭，每天都去，所以认识了许多中国学生，我在这里参加几次的“艺术座谈会”，这个组织是些留日爱好艺术的同学们组成的。它团结了东京所有学艺术或者爱好艺术的进步同学。每个月就开一次到两次的常会，讨论一些关于艺术上的问题，交换一些意见。同时可以聚餐一次，主持这个会的人当时有杜宣、魏孟克、林焕平、张香山、陈松等，每次开会都有五六十人参加，后来这个组织成为东京所有文化团体的母体，我从这个团体认识的人最多，如：吴天、聂耳、丘东平、邢同华、杜宣、张水华、任白戈、黄新波、宫以民、林为梁、刘涿（雷加）、颜一烟、魏孟克、王式廓、张天虚、吴剑生、黄鼎等，这个组织曾发行过一个文艺刊物《东流》后来由魏孟克等又出了一个刊物《杂文》，以后改成《质文》。另外从这个团体产生了许多团体，如“诗歌、戏剧座谈会”、“美术座谈会”、“文化座谈会”等，都是从这个团体分出来的。

曹禺的《雷雨》在东京上演时，我就参加过那次的演出，那时是郑振铎他们开始搞起来，后来因为他们是外行搞不通，于是洪叶、杜宣我们就都参加进去。演出后我们就成立了戏剧座谈会。他们是什么“话剧同好会”。我们成立后首次的公演就在东京筑地小剧场演出果戈理的《巡按》，同洪叶（吴天）写的一个独幕剧《堤》，我们的会员最多时有七十几名。如任白戈、邢同华、丘东平、高原、吴天、杜宣、林为梁、刘涿（雷加）、王式廓、张水华、张天虚、韦布、陈伯欧、聂耳、蒲风等。这个团体除了演出外，我们还组织技巧与理论上的研究，当时东京的戏剧团体就有三个，我们的立场是很明显的。“话剧同好会”是由一些阔少们组织起来的，“国际戏剧协会”是亲日分子搞的，

后来国内正当中共提出统一战线时，我们就进行东京戏剧运动的统一活动，将所有的团体统一起来成立“剧协”，共同演出《洪水》。后因内部不团结又各个分立。我们又成立了“中国留日剧人协会”，演出过易卜生的《娜拉》。我在这几个团体里都是负责演出，做演员，当时伪满大使馆曾屡次命令满洲学生不许同中国学生一起活动。但我从是没顾虑那些，每次演出我都参加。

我曾参加过“留东文化座谈会”，这是个读书会的组织，有各种讲座，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世界语、新文字，我曾读过哲学、同经济学两个讲座，读了有一年多，这个团体是由林为梁他们搞的，美协是由陈学书、宫以民、黄新波一些在东京画画的学生成立的，曾开过多次的座谈会，开过一次展览会。

“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会”最初是由国民党的家伙们包办，对留学生的活动不但不给以援助，反而从各方面加以压制。郭沫若的两次讲演他们都是从中捣乱，以至对各个团体不承认为合法的组织，而从多方面破坏。于是留东进步的学生成立新学联，组织改选，使那个大会以至动武，一直闹到大使馆去向徐大使请愿。那时留东的学生活动可以说是盛及一时，东京在1935到1936这二年多的中间不断的演戏、开会，同时有一些刊物发行。如《流东新闻》、《杂文》、《东流》、《诗歌》等。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法西斯的发展，在“七七”之前留东学生的活动也就不断的被禁止、查封，留学生被逮捕，团体被解散，后来一步步的被压制下去。

“七七”事变爆发的当时我正准备回国，回来后想日本是不能再去了，到哪里去呢？那时只想到天津一次，如果能找到机会就可以走掉。后来被家里知道，就给监视起来，绝对的不许。平津的情况也弄不太清，当时使我实在是走投无路。

当时家里的情形是这样的，我哥哥在事变前死去，家里只有我父母同一个寡妇嫂子，她还在外面当护士。姊姊在事变前

二年同一个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学生结了婚，为了她的结婚我曾去过一次广州。我的妹妹结婚比较早，她同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结婚，家也是住在沈阳。家里的经济情况是日见下降，父亲是七十多岁的人，再也没人叫他去做事了，我知道家里的余款已经无几，生活所指望的只是洮南的地租，每年可有个千八百块钱的进款，再有沈阳的房子，每月可进几十块钱，北平有一家铺子（永兴洋纸行）有我们几千块钱的股份，这是1934年才加入的。我同铺子里的经理赵建臣很好，我在北平读书时，在经济上我们常有来往，来往平津，这个铺子就成我最好的关系了。

上海敌人开始登陆，战争是不可想象，一定要成为民族的战争，自己在当时有说不出的痛苦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就想从日本走掉，没想到完全成了空想。当我这次去日的途中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对待外国人了，几次遇到特务的检查，因为我有学校的证明总算还没有什么，到了东京情形就越发的使人想象不出了。日本全国布满着战争空气，各港口出入的检查都非常的严，没想到又走了一条绝路。过去在一起的人们这时都不见了，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回国，东京所遇到的只是些伪满的学生，当时是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好每天画画，多看一些书，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待机。

后来有一个同乡，又是我在北平时的同学娄钊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上了，谈起来，没想到他很进步，我们的痛苦都是一样的。后来从他那里又认识了几个东北的学生，为了解决我们的内心苦闷，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，我们就秘密的成立了一个读书会。我们大家开始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。过去我虽是在“文化座谈会”读过一个时期的哲学同经济学，这次我们从起码的读起，我们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很多的书，在哲学方面我们从大众哲学读起，后来读日本永田广治所著的唯物辩证法同历史唯物论。经济学是从通俗经济学读起直至沈志远的

经济学大纲，用很长的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，每逢礼拜天都是我们在公园、茶馆开会的时间，我们这个读书会，最多也不超过10个人，我们经常集会的有娄钊、于国勋、黄青涅、闫光，还有两个女同学。后来大家都读不下去了，战争一天比一天的紧张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，每天读书而不实际去做又有什么用呢？同时日本法西斯对日本的人民，不论在哪方面都一天天的加紧统治，对留学生的行动更加注意起来。过去虽然不能活动还可以自由看书，此时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了，并且经常的逮捕学生。东京1938年的冬天，是留学生最恐怖的时期。在这以前我曾发现了两本宝贝书籍。一本是毛主席所著的《论持久战》另外一本是《游击战术》，这两本书都是翻译成日文的，同时还读过一本《八路军从军记》是一位美国的女记者从延安到前线的日记，也是日文的。从这三本书里我发现了我的出路，知道八路军到了华北，是怎样的英勇抗战，同时更清楚的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主张和办法，使我非常兴奋。但怎样才能找到八路军呢？在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谈的这个问题，可是谁也没有路线。我想我在北京念了几年书，一定有认识的人的，何况我还接到过同学的一个亲戚王兰充满温馨的信，也可以从她那儿了解一些情况。于是我在大家的期望下，在1939年的春天回到了北平。

离开几年的北平已经被敌人给弄的不成样子了。过去的一些熟人遇到的没有几个，有的同学已经在北平的艺术院校当了教授。那时除了王兰，我所遇到的只有一个梁津，当时他还没有做事（他也是美专的同学，思想是很进步的），他也有意出城（参加八路军），他告诉我美专的同学周梦已到平西去了。这消息使我太兴奋了，虽然还不知道周梦在哪里，但我觉得已经有了指望似的。

我总认为一定能从这个关系出城参加队伍，后来我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月，每天都在盼望周梦回来。但是始终没有消息，只

好托梁津将关系打通，到暑期我再回来就可以实现我的目的了。那时学校已经开学，我就又回东京了。

我在北平这一个多月心里非常着急，我急待着离开日本投到我理想中的祖国怀抱，参加那伟大的人类斗争，结果是没能实现。但我不能一直在北平住下去等着，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到暑期。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就和王兰见面了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断的在一起，她谈到她在“一二九”北平学生运动时她是怎样的活跃，对环境的不满，对敌人种种的愤恨，同时她在文艺上有些修养，对我很热情诚恳，又因为几年前她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，所以我对她产生了爱的感情。她很爱我，她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北平，这次她对我表示过更勇敢的态度，她曾对我这样说过：“你如果要同我结合，那只有我们一同出城（出城在北平就是参加八路军去）”。这次我们进一步的明确了我们的关系。可以说，我这次回来虽没直接达到目的，但有周梦的线索，又有了王兰心里感到充实些了。

三月的中旬我又回到了东京，东京又有很大的变化。敌人法西斯统治一天比一天的加紧强化，随之到来的在两三个月中间留学生不断的被捕，日本比较进步的学生也有许多入了狱。我们同年级的那个朝鲜同学奇雄已经被捕，还有几个日本的学生，当时东京伪满的学生是异常的恐怖，我们那时的行动更谈不到自由了，尤其是我刚从北平回去，对于国内的情形有了个了解。这次我回去只住了三个月不到，我每天都像是在牢里一样的度过，好不容易盼到了暑假，我是提前回来的。在家住了几天我就到了北平，同时在东京我还约了一个叫韩树铮的同学，他也是同我一样的想离开日本，这是1939年的7月。

当时华北正闹水灾，各处的交通几乎断绝，所以把我们就困在北平，周梦的关系也没接上。当时我们就只好等待。后来因为没有头绪我的那位同学就不能再住下去，他就又回日本了。我是无论如何也要等候着，即使周梦他不回来关系总有一天会

接得上。我当时每天在跑这件事情。当时我们东京的同学还有两个在北平，一个是娄钊，一个是于国勋的。他们也都是等着机会呢，后来他们同样是因为没有办法自己就想自己的出路。我当时因为北平有铺子，在经济上丝毫没有恐慌，我就一直等到暑期完了，突然一天一个美专的老同学王文趾找到我说：“过去美专的同学周梦从平西根据地回来了，他的任务就是扩大一批人到根据地去”，梁津也来告诉我周梦回来了。这消息简直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我太兴奋了，当天我就跑到周梦那里，从晚谈到天明。他向我介绍了平西根据地的情况，说：“你跟我走吧！”第二天我决定跟他到平西去，第三天，也就是1939年的10月5日我同周梦出了城，同来的还有王文趾、凡坡、王兰、李有仁、周华等。10月5号到了平西马栏村挺进军军区政治部，这就是我在八路军入伍的第一天，也是我得到自由的日子！